

明書



明書
子
知
舟
覺

PDG

明書卷一百三十六

臺壽傳維繫纂

列傳五

孝義傳一

史官論曰君子樂道人善至於孝子悌弟貞朋烈士之狀往往播於街談巷說耘夫牧豎拱立而傾聽婦人孺子留連而阻滯不必述者之爲惇史與稱說者之爲君子也嗟乎天性之事出於至誠人於無間理塞幽明而精通玄感豈不信哉予考史傳必列孝義以其爲王事所浹一代人心風俗所著觀風者必採焉然吾觀王者有作禮備樂典

明書卷一百三十六

一

猶臬廩不敢言符命而醴泉甘露時流荆萼之庭擾鹿馴鳥每聚墓廬之側是匹士得天盛於王公大人而王公大人或求一事之幾於匹士而不可得也嗚呼豈不偉哉廖欽字敬先吉陽人自少強學明毛詩易書春秋洪武三年設科取士與弟敬存同薦上有司不偶輒歸以事親講學爲務明年例取至京試才學優等授河內縣丞北至一以忠信導民未幾化其俗河內西北要衝往來絡繹民疲供給以祿入助民爲費會稅務侵匿課錢事覺連及累年收稅之人省臣督責甚急民逃匿太行山欽爲言曰民竄矣急之則不可得盡少緩焉與我以期不效併責我省臣

日諾就以委欽欽求役匿人姓名及錢數榜列於市且潛使人告其逃來保無他民素信欽咸奔走而集惟恐後未及期錢足公私不擾欽言於省臣曰錢既足民得無罪乎曰然曰何不許其自首省臣從之民獲無事他郡械繫者不絕於道民曰微我公我其得免乎八年秩滿調吳江丞素繁劇難治抵任多惠政民信服之有隄護田數千頃久爲水所蓄田萊淤明迷勢家相爭奪事聞於朝令官修築期迫甚同僚皆以他事避去欽獨怡然任諸隄估工費召民論曰隄成爾享其利不成我受其禍於是民私相戒曰我曹當戮力成之毋俾我公蒙害至期隄成秩滿旣去適

明書卷一百三十六

二

河內舊虧課錢三千五百文典守者指以誣欽亦不辯遂受請役作鳳陽河內吳江之民來助役者千百旣而釋歸杜門誦讀鄉中無賴子構詞以誣欽兄弟俱逮下獄欽語弟曰我典若萬一有不幸其如老親何莫若我受幸爾得歸事親俱溺無益也弟曰我當受之留兄以事親欽曰兄可以蓋弟弟不能掩兄乃相讓於訟庭主者惻然感動由是弟獲免欽竟謫戍富峪數年以老病還嘗經河內休於途民見之曰是我廖父也欽給曰我商人非廖於是聚老少爭識之乃羅拜欽不能隱兢持酒飯相慰藉留信宿各持縑以遺之須臾哀數百匹欽辭不受民曰父有德於我

微報無所今父幸涉我境持此以報父願卒受之欽曰我何德於汝縱汝德我何不愛我以德乎苟以所賦爲可受則昔之所爲不過沽名以觀今日之利民益懇請欽揣知民意堅夕遁去

林駟字宗道以字行改字良御先莆人父寶字惟賢元末游漳因家焉讀書好古家貧爲吏不私人一錢民有冤者百計伸之後生駟少亦試爲吏太守胡宗華奇之勸令業儒因究心得其旨要奉父隱程溪洪武五年十年再徵至京懇乞終養歸徧訪賢哲從趙彥進遊趙蓋宗程朱之學者依三年歸以教授爲業立法別男女黜不順之婦修

明書卷一百三十六

三

冠婚喪祭禮非其義也一介不取父喜且曰吾爲吏三十年閭居官者始未嘗不皎皎著廉聲久之窺其微純白者鮮將如是眞吾子大吾名矣十五年再徵辭不獲赴京同召者八千餘人對策第一上命學士詹徽廉德行科復居第一賜宴內殿與同時趙肅申甫皆以布衣入侍尋拜監察都御史時有狂人入御座詔求直言陳格君心澤民物二十事言甚切直上嘉納之每侍食議大政因論同列邵質參劾乖政體上兩釋不問質黨給事中董希摘疏中字激怒上徙滇南至蜀之瀘州會大赦當歸郡縣以未得旨留滯之上忽思之召入見使者抵家不得御史臺檄其父

詣朝令徧覓至蜀蘭陵病卒上思益甚乃審像詔取鄰居者旁求之給路廩且面諭曰得宗道人賞千緡時門人陳拯在遣中遇駟於播州距父沒二年矣至渝州拯始以告被髮號慟行奔喪禮至武昌賜拯誌父墓悲不自制赴水死時洪武二十一年也學以禮爲宗修於身教於家及於鄉皆以禮故鄉人號爲愛禮先生其教人內謹心衡外謹威儀言詞日記功過厯相考驗反覆開諭必使有所感悟而後已最惡釋氏欲驅之使不立於中國陳北溪晦菴高第弟子也產於漳駟謂北溪之學皆自庸行庸言樸實頭做去故其學一本於躬行趙彥進則謂駟少講明而多爲

明書卷一百三十六

四

信輕體察而重力行林雅稱駟事親至孝扶植綱常陳眞最稱其執禮化俗大有功於名教文集十卷行於世子嘉趙府長史

陳雅言永豐人父立本興元路學正雅言生年十三祖可權常閉戶校書偶至其傍祖探架上書與讀聲琅然無一字齟齬數過即能背誦稍長授詩於傅翠微授書於徐江東二人見其穎異咸歎賞之肆力古學經史子籍靡不蒐究一夕夢人授以竹簡丸藥昭之由是文思大進元末以茂材薦弗就乃著潛夫擬作閔已寒松二賦見志雖居亂離不廢著述已而喪父搶攘中殮葬必盡禮明初平江西

郡縣設官修舉廢墜以難言典教不豐事屬創始戶口土
白失實供需百出縣官束手求難言爲規畫公私稱便建
廟學成祭器招致賢俊以就教育後皆成材收其族子之
孤寒者撫而訓之有貧者衣食之父母妻子幼無以殮者
又具棺衾爲葬之行之數年無倦民有負官租至三年不
能輸督過甚急需其一女爲貸所迫女得歸改嫁士人郡
守薦輒輒以母老辭母年九十四乃終寢苦枕塊三年哀
毀喪明服闋日草便宜十五事欲上未行疾作洪武乙丑
卒年六十八

鄧學詩字重雅吉水人有孝行元季之亂寇至恣殺掠母

明書卷一百三十六

五

劉老病不能行負之走避隘巷空舍中踰日寇窮索獲之
解所懷金得免繼復有獲者求金盡矣斷之已斃繼又有
寇至見老母哭傍甚哀憫之子善製傅劍又解衣覆之从
適蘇起負母走避他處道遇渠寇詢知其儒者憫之予酒
肉又自爲詩令相嘉之遺其下尋出城使遠去少好學負
材具有用世之志明既定天下御史劉昭先知縣事以材
舉江西行省留爲官使慨然歎曰士當局促效奔走人階
庭下哉謝病歸尋復舉於朝授閩陵稅課使乃日乘田委
吏可以行道廉介寬平商賈爭出其市所入貨羨營頌數
倍秩滿徙平陽持已愛民如國陵甫再歲目胥致仕歸日

號疾退子耿介修潔氣岸軒豁不屑意生事爲文章長於
詩蚤喪妻無子既罷官歸輒貧無侍養者是時里中故人
親友往往慕其人與其學爭延致之則挾痴童日往來時
爲歌詩以自適官司皆知而禮之數出直言以裨其政之
闕人曰廢於官而其所適於中者猶不廢也歷三十餘年
向之故人親友或死或遠出里後生雖以士名有不能究
知平生多侮之學詩不屑較也年八十餘氣力益衰貧益
甚冠帶垢弊十數年不得易衣薄歡歉寒冬不得出門戶
然其所操執益堅不屈人片語不合拂袖去不顧不肯一
毫脂韋澳潞徇人以求所欲建甯陳士希爲縣文學獨愛

明書卷一百三十六

六

重之官滿將去念將無以爲終也爲備斂葬之具遁去自
士希去知者加鮮未幾卒有紫雲覆瓦上閭旬日而如生
人咸奇而葬之

唐豫字用之南海人父奎字景文洪武初鄉貢授增城教
諭博洽羣書鄉人號爲唐書區渠策寇至被執不屈死有
遺峰集傳於世豫生而穎悟少從翰林典籍孫寶鑑作詩
文有古風性剛介交友盡義痛父死非命作蓼莪亭寓感
每日再至其中東望灑位久之蓋其葬所也學者卽其號
稱爲栗麓先生與東臯周祖生南軒周祖念節菴劉子利
公巷何淮素菴劉子高稱平步六逸皆德有醇謹衣冠嚴

偉爲人所欽酌定鄉約人皆信守行之輸公賦補尺籍必遺少壯當行之人禮遵文公必敬必戒子弟教以孝友睦於親族鄉黨讀書學文毋令侈衣冠博奕飲酒鄉立爲甲議其出入與所行事卽有奇哀聞之有司子壁有文行母替不能自食壁晨夕飲食之徧求醫母目復明人謂孝哉一時公卿莫不敬重參議陳贊待以賓禮及改太常執手別曰卿吾三益友也壁動循禮大暑未嘗去衣冠訓誘子弟端立正坐出入規矩然後授以句讀或見以爲迂闊曰文藝末事不收放心何以受教其敦行如此正統黃蕭養之亂避寇佛山畫策賊不能入皆有集藏於家

明書卷一百三十六

七

王順字性之義烏人幼嗜學嘗從許文懿受學讀書必見之躬行里有大鼓湖澮水灌田五千餘畝歲久益圯天稍不雨田咸作龜拆民不得蒔順卽倡興築之約田爲輪作有差而自出布錢鑿石作水門視時蓄洩民賴其利朝廷營建宮室徵木石工於郡縣縣胥緣爲姦利卽老幼廢疾不任役者請悉籍甚者捕比鄰以代順白縣覆實而新其籍有徵發按籍輪役之村噎疾急不能致善業順儲峙以待其需鄉閭有單窶者出粟賑貸沒給楫楨瘞之逋錢久不能償焚其券又以爲移文易俗必本於學乃建書塾招良師會鄉族俊秀俾子孫與共學月旦十五日具觴豆延

父兄列坐左右立諸生堂下而自正衣冠於中以孝友睦姻之道誘掖飭導之官知其賢凡婚姻貲產之訟往往下順所調護之片言取決不復重有辭縣初定田賦科由之籍請順鈎較諸宿弊盡削順欲進均賦役之策會病卒素服而臨葬者千餘人大雨中皆爲嚴立縣官嗟異之順樂易未嘗有憂色好賢樂善通周易每鄉人飲酒奉律令每爲人解釋之閑居無事焚香鼓琴以自樂云

潘樞字景猷鄱陽人元末吉安爲劇盜李道明所劇安福州屠掠尤甚明兵下江西李道明遁去以薦擢爲安福通判署州事舊有俘略男女數千官軍將奴之眾無敢言樞

明書卷一百三十六

八

聞曰此輩何罪王師如時雨將平天下而反累平民且及其孥乎白於主帥鄧衢公請一切釋放眾皆憤憤鄧獨欣然令騎兵大索曰敢匿者斬乃得出自設糜食之婦女稍艷者俾以塵土浣面眾卒議乘夜來劫樞知之授以計曰脫有宵儆當同聲大呼已而果然衢公驚起擒首惡者鞭之乃已因度道里遠近次第放歸無家者與居傍縣者召其戚屬辨識而歸之大軍遠戍安福者僅五百而降卒居半樞與李寇通夜抄略爲姦利民訴於庭懼變作如所失償之日撫撫賑恤漸以完實而卒終不悛引寨丁二萬鼓噪南下知不可守開城門縱百姓避寇詣府乞師與賊大

戰敗之州以復完已而徐達以大兵至走轅門獻計見用進攻永新轉餉不乏戊申改州爲縣以爲主簿前後九年治爲江西第一癸五召赴闕未及用卒年五十一父希古有文學推善易數號東湖適士一日病疫將革妻胡氏拔鬚祝天期以身代翼日愈後五日胡氏果終東湖遭大亂誓不受汙後遇寇將加害樞及弟槐梅柄爭代死賊憫而釋之人作五義士傳云

朱熹仙居人世儒家母楊性嚴諸子稍不如指笞撻之熹事之盡恭不致母怒父季用薦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積歲官吏爲民害者輸作城役季用

明書卷一百三十六

九

任僅五月亦以例逮日用錢僱役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不能上謂熹曰吾責力豈足任此吾旦夕死已矣無爲怙累汝第負吾骸歸葬耳熹惶懼不敢填刻離左右復戒二弟熊羔共守視之時在役告枉令嚴甚而庠極邊者三人抵極刑者四人矣熹奮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等死萬有一父緣訴獲免卽戮死無恨父寮同役者交阻不聽具告枉狀上上悲傷其意赦季用復官例復官者十四人皆拜季用謝曰微君有孝子吾輩骨肉皆爲城下土矣已而熹感疾死季用傷煦病亦死或者以熹冒死得免爲幸又以父子俱死王叔英憐而傳之其時有陳叔弘黃巖

人與鄉人讐讐人以賊告弘罪當死其子圭上狀通政司曰圭爲子不能諫父陷不義圭罪當死使父得自新誠不勝至願通政司以聞上大喜曰不意今日復有孝子宜赦其死俟天下百官朝覲將播告之爲天下勸刑尙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遂聽圭代而誦其父隸兵雲南聞者皆恨濟之酷王中母沒廬墓所哀毀致瑞泉之應李英力貧養母冬必溫衾席母患疽吮而愈母病帶下取糞嘗驗易劇母卒廬墓三年周炳事母焦至孝母病篤禱天求代而愈後復病思食瘠肉求不得忽一瘠入其家得以供復愈趙讓母沒廬於墓虎瘠至讓不恤

明書卷一百三十六

十

虎莫敢傷弭尾環繞而去盜六人夜入廬見其哀苦反遺之鈔卽埋於地不用給事中魏敏以母病乞歸未至而母卒敏卽走墓所哀慟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廬墓三年國子生張翼父母卒皆廬墓三年慈烏數百旦暮悲鳴墓樹亦三年鈞州人張宗魯少失明長遭元亂負母路逃難妻掖之以行歲饑賣卜以養妻采野蔬佐之天下定奉母還竭力爲供母卒仍求其前母三人遺骸合葬之父墓詔同表其門

錢瑛字可大吉水人祖本和號梧岡以篤行稱瑛生八月而孤稍長穎敏年十三中省試元亂奉其祖及母崎嶇避

雖最後自雷州奔廬陵之李坑路極險盜又追及之梧岡被鎗不死縛之瑛聞即昌叔奔訴乞以身代宣并戮之瑛訴不已梧岡亦哀告無子惟此一孫情極悲慘賊憐其義雨釋之瑛方脫時其母尋亦被執而妻張騎伏殺害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即自出迎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熱視良久既解其姑復縛張既就擲所攜袖中雙鞋與其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睥睨其姑稍遠即罵賊不肯行賊持之急益大罵攢刀解之明兵定江西有司知其賢凡三薦以親老辭親既沒終身悲痛梧岡故所築樓瑛每一登輒流涕固名之曰思樓爲人豪健慨然以氣自

明書卷一百三十六

士

負有劇寇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瑛立擒殺之一子曰遂志中進士第官山東僉憲

孫維中澤州人世爲農長身美髯朝耕暮讀善談古今事臺臺也愛古名臣言行錄能背誦之爲甯海州吏尋貢益都府會父琳卒皇皇不欲生既葬結廬其側苦塊曠野中深夜月冷哭聲依依隨悲風遠聞人多爲泣下日啜菽飲水而止晨起搗雪頰面已皴詣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憔悴或勸其還哭不對聞之縣令戴友諒勿之信夜半攜二蒼頭往廬之壓廬而聽孝子蕭然現處風雪中聞足音遙問曰暮夜欲何爲戴歎息上於郡使者請旌妻劉

氏從惟中之化惟中居廬三年劉亦居望室不近酒肉者三年子尚志業儒爲禮部主事

祝大昌字公榮麗水人色養父母意所欲候知之不言而事集一日不見皇皇如失得一味甘雖百里外必歸薦之乃取食母疾晝夜煉藥餌奉飲食衣久不解蟻蠶叢生其間走禱羣祠且泣且禱語不成聲見者爲墮涕及母歿號慟幾絕諸復襲襖履殮莫附一衣於古禮會場人不戒火起勢烈甚急莫能救大昌伏母棺號慟誓與柩俱焚火忽自滅既葬乃省二親係於堂祀之如生存事兄公亮如父家事大小必關白而後行公亮出大昌不敢中席而坐

明書卷一百三十六

士

弟公直歿號哭頓仆久乃蘇享孝以同爨爲念請於公亮建家範數十則令子姪分任其事視勤惰而勸懲之莫敢不率每旦序食堂上氣象雍睦不聞人聲三世一體怡怡也或問之分財大昌撫膺長慟痛自責以爲吾不睦不友之過故處人稱大昌孝友無間言大昌風儀岸持善談史上下數千年治忽幾微加指掌尊賢重儒平心率物未嘗以好惡有偏徇故舊貧窶者周之死給之棺歲儉輒出粟下糴惠族矧下及閭井鄉人咸德之以薦徵辭隱居而終祖嗣興字華卿常熱人父達仕元爲蘇州提領嗣興生而純孝事親至孝母患癰癰當長夏大熱不可近爲燻湯

洗滌執扇驅蚊晝夜不休既又罹積氣疾百藥不治乃
刳股肉作藥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盡嘆之氣疾如失一
日母思菱食時菱始花求之不獲凡川有菱者解衣入水
磨覓之腰脰赤腫號呼顛神俄得三菱人以爲精誠所感
既而貧益甚歎曰事急矣株守不變如父母何移入蘇城
稱貸富貧質遷分息悉籌計藥大裕凡父母所欲無不致
也宅心仁厚單簍者必思賑給而不欲其知有王姓者素
賢貧臥疾不能興鷄初鳴嗣興往以錢二十緡投窗隙而
去民有告糴者鷄衣百結知其貧而賢嗣興受其直五千
復伴問曰吾性多忘若欲糴十千耶遂如數與之有負販

明書卷一百三十六

三

者至價高下嗣興一聽其言不與較家人怪之曰彼竭漢
血以逐什一之利甯能足吾用乎歲大儉來依者甚眾嗣
興操勞近舍舍之貧厲氣作病者相枕籍每晨躬攜粥藥
撫視卒賴以全方寒朝出道中拾遺囊悉歸求者才幾又
有忘契券白金者見而感頌曰白金固易取質割乃資業
所憑藉其必起爭端密偵而還之其人勢家奴因失主物
畏幾欲死謝曰三尺微命皆公所賜也嗣興雖不讀書其
篤行有士大夫所不及者晚喜浮屠讀其書豁然有會復
閱北溪陳氏性理字義既解其要曰聖賢之學蓋如是因
戒其二子懋莊曰我少不學至老而始悔若等勉之乙卯

病恐馳虛盡園揭屏問目之卒年八十四莊官至參政
邱鐸字文振祥符人通儒兼習醫家言聲動一時至正末
父誠爲湖廣儒學提舉鐸侍母馬留吳越欲御車往從江
右兵大起路梗避地四明及歸職方復奉母至建康每向
西泣曰武昌有來者庶幾知吾父之所在乎已而其父至
鐸賣藥市中給供養驛然忘其貧末幾弟釣爲上虞巡檢
鐸與父母皆赴上虞母疾鐸晝夜泣禱及沒哀慟幾絕葬
鳳鳴山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今逝矣可委吾母於
無人之墟乎山當白馬上如二湖間人跡罕到白晝虎狼
旁午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寒夜月黑悲風蕭颯如

明書卷一百三十六

十四

臨鬼神恐母岑寂也輒巡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虎交跡
廬外聞哭聲輒避去會稽人異之稱爲眞孝子云先是鐸
在四明從祖父母居亡者入貧不能自存咸迎養之死
皆返葬先塋人以爲難其姑適河南匡氏者年十八夫亡
誓不再適鐸養之終身凡二十年如一日其制行峻絕他
皆類此

伍洪字伯宏安福人資稟清純爲人剛介幽居偕舍力學
二十餘年慨然有志三代元屢聘不仕洪武三年庚戌定
以經義試士慨然曰道可行矣以春秋舉省試明年登吳
伯宗榜進士授臨清丞會有族叔任憲司改績溪簿有惠

政奏最陞上元令上察其清將拔置要職適父性中總邑賦輸於應天病卒奉歸悉做禮制既久或趣之仕辭曰烏有母老而養不顧者况吾志亦小試矣家富丁繁每欲效張公藝以齊之諸弟或有異同曰是吾德薄強之終不安且生他隙於是隱居梅溪養母至於舊積惡弟自擇惟拾一二朽敝之具庶弟仲舒甚慕母子子子無可依爲子視之及長割所有俾獲成立洪武丙寅異母弟伯讓得罪出亡上遣官校擒之弗得趨所居執其母復命公哭求代母曰汝往必死莫若老婦當也親故諷之亦然曰母離步子卽自死敢以弟故累老母全已身也官校頗難之奮然曰

明書卷一百三十六

五

罪固死矣以子代母以兄代弟何不可之有就繫而行竟死人皆悲之詩文溫雅見李忠文於童子時奇之動必教以正逮別送者數百無不涕泣神色怡然進忠文等曰吾爲家也于異日爲國勉之勿自怠

官鼎字元太和人祖懷可教授稱鵬江先生父思立篤學不仕稱竹間先生鼎性孝謹元末紅巾亂奉母走避寇追及執其母以去跪陳母老無供養者寇怒揮刀將殺其母號泣以身翼蔽寇益怒連砍其頂肩及足流血被地而控母不舍寇帥至憫之送其母子入營調而藥之得愈資遣送出江西行省全普菴撤理辟爲漢溪書院長迎母就

養全死奉母歸里經兵焚室廬皆燬縣尉楊爲搆數稼居之榜曰曾孝子廬母歿哀毀盡力喪葬江西平辟典課稅人稱廉平洪武三年改州爲縣知縣劉昭以明經舉辭教授鄉里鼎肩宇秀朗潔白如玉儀度偉然博學通記專禮經工詩擅八分書範銅爲小印章渾然古雅精康節數占筮奇中人皆稱之二子廷頑

陳思禮字用和鄞人生七歲父德祥歿母石氏誓節自守督思禮學甚嚴雖大雪沒脛必使挾冊往或少懈泣對之曰爾父爲名儒惟汝一子吾所以忍死鞠育者賴汝有知取法成立也奈何背之思禮皇恐請罪肆力於學每夜分

明書卷一百三十六

六

不休母卒思禮被髮狂號曰既不侍養又未見成立顯吾親何以生爲於是求死家人百方喻解者久之乃釋服闋入郡庠母先爲擇婚石氏至是年二十四不娶曰娶婦爲養姑也失母又焉用婦親友交責之急乃得成禮合卺後號泣凡七晝夜不絕婦亦化而隨之益勉學不廢洪武六年貢入太學以如在扁其堂劉基陶凱皆重之贈以詩文稱純孝焉

毛聚字德玄掖縣人幼事繼母秦盡孝寇至眾驚走秦老不良於行聚獨侍左右弗去寇問曰爾甯不畏死耶聚泣曰母老安敢自求活寇不忍犯後避地崑崙山會父病歿

夜渴求酒飲山深多狼虎弗可行聚徒跳出山乞酒還飲
父父愈與兄弟分財恣所取而受其棄遺者長兄葬方及
擴說言盜至人皆懼奔匿聚曰兄極在恐棄之子卒掩擴
而還再從母殯城隅遺世亂人取其輓殆盡聚買地瘞之
族女六人貧不能嫁皆出賣為族中不克葬者十餘喪
皆為葬之歲食有餘粟則推以濟鄰里貸不償者焚其券
有過宿者且遺錢數百緡而去追還之鄰人耕侵其畔或
以告聚曰安知非彼地耶其居家待人無長幼皆以誠入
而人咸信之稱爲善士生二子蔚炳蔚生二孫紱紱皆以
道學名紱由國子生爲禮儀司序班

明書卷一百三十六

七

吳宗元字長卿諸暨人宗元孕十四月而生幼穎發屹如
成人蚤失父事母甚恭母病夢白衣人謂曰汝壽止此今
以汝子孝特延一紀疾果瘳以薦辟太息曰母壽年得力
田爲養足矣何以仕爲固辭母卒號慟幾絕久之每語及
輒嗚咽流涕如新喪已念父母沒惟教子孫母析居乃可
以繼先志詣浦陽鄭義門謁焉得其家範數千言以歸力
遵行之庭無間言和氣所感家有犬病足子銜食哺之製
家教書訓飭凱切洪纖無不及而惠利鄰族之事居多性
恬沖於物無忤貌淵澄山聳出言不繁咸中肯綮其與人
熙然如春頗嗜音樂自造短簫長可六七寸遇風日清美

輒吹之聲振林木晚歲視聽行步如少壯歲時及卒期功
總麻且千指就位而祭州里更相弔十數里哭聲不絕
朱環義爲人赤子時無見啼聲仲父桂無子養爲子已桂
生子璧及宗周頗疏外環環事之彌謹服勞事不知有寒
暑也時境內多盜白晝斂人財桂有金數百兩與璧謀瘞
窖中壁夜發之去復誣環桂怒環禱禱禱禱禱禱禱禱禱
日夜環泣謝過終無一語辯其冤桂虐使日甚環五六
年間數瀕死恆順受無怨言桂見遇璧益厚璧子慶多暴
入獄環竭力營救卒免之環有子曰元女曰壽元字子初
盜起瘡雲置若峽源山將劫環及兄魁奉之爲帥環莫知

明書卷一百三十六

太

之也元聞遽歸走白二父當速避環老憚奔走又謂亡是
事不聽涕泣請又不聽罵之元度賊縛愈去誰爲白翁非
抗盜者必殺盜庶有名伏垣下賊偵騎至斫殺梟其首以
血手入示父負之去未幾台賊既獲環亡奴素有怨在焉
誣以通賊遺之金逮下獄時所司方患盜凡盜獄所連多
論死會元病不能出辯辭已嫁適歸甯元視壽泣壽曰昔
纓榮能救父命我獨非人耶乃走告法曹樵馮聚賢曰妾
父無罪亡奴欲誣以不道儻事不得直一家枉作泉下鬼
聞君素長者獨不能相活乎言訖淚如雨馮怒曰此事豈
汝女子所知壽哀祈益切馮爲惻然良久揮壽去曰爾但

歸吾知所處矣明日使吏推碎奴口不果誑環喜讀書嘗舉元進士入明不受辟年八十六卒於家

危貞昉字孟陽臨海人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坐法謫役浦江貞昉時爲諸生聞之奔訴郡守願代之守以其名隸儒學難之貞昉號泣日人孰無父奈何獨沮於我也得如請即日上海詣關上疏日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誅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而大母范氏年九十且暮念之恐染霜露之疾終天憾或及其身臣犬馬齒方殷願代父作勞使其歸養雖死無恨聖天子以孝治天下惟哀矜焉上從之貞昉乃欣然改服就役然體羸弱不勝

明書卷一百三十六

九

負任苦越七月卒人皆憐之貞昉通周易能詩性剛直讀古忠孝事歛衽久之且日使吾生其時亦當若是爾遇交友患難蹈湯火不爲利害惑卒年二十八

姚珖入歲好讀書貧弗能自給從里中大姓塾師就讀業成元季亂奉母陳避於野過河不得渡母泣日吾聞古貞烈以辱身爲死兵至吾誓不受辱不如死也遂自沈珖急挽不及與俱溺頃之負母出而母子復生數遇盜中流矢佯死伏屍間得脫去奉母過湖已爲淮兵所得疑從苗中來縛送御上軍辨得白將署爲部史朝夕思母不置泣以告許之得上海載母還母病思魚食暮夜無所得有烏攫

致白魚盈尺以爲供後兵息臺臣聞而辟之以親老辭不就人益高其節云

盧宗齊字思訓常熟人元時祖安澤爲德清令入明以鄉兵統諸閭長坐法當死縣錄其父德良與兄某宗齊私念時法嚴必死父老萬萬無就逮理兄蒙矧且未有子吾幸有子得代父死含笑入地矣卽挺身詣吏日宗齊精力強入任官中事父兄無所與吏不疑按訊一一引伏獄具洪武辛亥夏六月斬於市顏色不少變年二十二知者無不哀之爲具歛以屍歸其家

明書卷一百三十六

十

不相知識踰三十年獨依母氏洎兄居幼勤學壯而彌篤元末兵亂與母及兄皆相失子然獨居思其父母辭室家住徧求之入秦不遇乃入蜀抵縣竹其城邑數經兵亂奔爲荒落詢遺民求父邱壠無一知者乃獨榜徨叢棘間仰天號慟頓絕而蘇者數既無所見復歸秦行次鳳翔野遇其親戚處有知者訪得其祖父葬處卽啓殯負其骸以歸葬人皆稱日崔孝子

劉謹字惟勤山陰人洪武中父謫戍雲南伯兄又以督運死京師謹六歲輒知痛其父一日問家人日雲南在吾越何方家人以西南指之輒朝夕向之遙拜年十四矍然曰

雲南雖號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怡裝爲尋父計時
漢夷初服道路荆楚眾勸勿行卒不能尼歷六月抵雲南
艱辛萬狀遇父於逆旅相持號慟行道傷悲俄而父患瘧
痺即欲以身代戍裝得歸父而國制戍邊者惟十六以上
嫡長男始得更替於是復歸年十六往不能代於是又歸
悉罄其家資以往會赦三往返卒歸其父父歸家貧甚漢
力供菽水晨昏必極其歡督學廉使張偉聞於朝旌之後
子孫相繼科第多貴顯者人稱天道云

楊敬歸德人父晏洪武間死於陣時敬十歲聞訃哭踊每
思求父遺骸不果乃取衣冠葬於先塋事母艾溫清以時

明書卷一百三十六

三

服食有節凡母意所向無敢少違暇則讀經史閒家塾以
授生徒每閱戰陣事輒流涕不已時人以王褒擬之後母
卒敬哀毀踰禮方殯在堂而西鄰不戒於火將及柩敬仰
天大哭俄風反火息鄉里異之事聞詔旌其門子懲舉人
任知州

顏秀字季栗吳人洪武初父戌鳳翔以母韓行秀獨留久
之聞母歿即奔赴負母骨歸行數千里未嘗釋於地履則
皮置之宿其下涉則戴之涿焉父既放免奉事尤謹旦夕
自洗廁餽其父勞苦之云幸不乏食又何以爾爲令人趨
代竟不肯父卒日夜號泣水漿不入口者五日不勝喪死

子昌亦有孝行

胡剛字惟翰新昌人生有至性洪武初其父請役泗上以
逃役當死執駟馬都尉梅殷監刑時剛往省代役立河上
求渡聞之遂裸跣泗河而至奔走哀訴請以身代言與淚
俱情甚懇追悔憐而奏有其父同坐者八十二人俱免死
惟人至今傳誦云

鄭氏金華浦江人出唐宰相榮陽浦江白麟之後於裝爲
山邑俗樸茂力田作梁貞明初縣人何千齡四世同居宋
信熙間鍾氏同居者三世至乾道鄭氏有名淮者自榮
陽遷邑之感德鄉居焉去白麟十九世矣淮生照照生綽

明書卷一百三十六

三

綽字宗文通春秋穀梁學撰合經綸數萬言事父母孝父
非罪逮當死綽上書郡守錢瑞禮請代得白母張氏病風
痺綽保護如嬰兒每適廁必抱負就之三十年不懈數薦
辟不仕卒賜號仲素處士當處士世實始創家規勅子孫
無異綽綽生聞聞生運運生政政生龍游丞德珪青田尉
德漳教睦鄰國爲仇家所傾兄弟相爭死德珪竟以計先
死之子文嗣文奉家益昌蓋同居六世歷二百四十餘年
元至大四年詔旌其門順帝至元二年復其家初文嗣既
卒德璋子太和主家政方正端慈嚴而有恩家庭中懷如
公府子弟有過雖斑白猶加鞭詞遇歲時祭饗畢太和坐

堂上羣從子姓皆盛衣冠馬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
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序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
見者嗟暮以爲有三代風吉凶之禮一遵古人所定有家
範二卷使者余闕行縣書東浙第一家哀嘉之太子聞其
事歎之曰此國家祥瑞也復親御翰墨畀以鳳時二大字
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爲之贊勒石子鉅字彥宏七世父
方諸父主家時日侍左右操其權度助大小之政益能以
義亢其族與羣從傾誠有周旋畢得其惟心比主家確守
成法內外政益治鉅役從兄銘字景彝次當主家以母喪
哀痛甚眾弗忍請至終喪羣從固請而銘先爲贊偁於蓮

明書卷一百三十六

孟

塘張氏盡籍所得張氏田廬歸之乃復還已自念居於外
者久不親家事從子渭賢能負荷且宗子也遂告先祠讓
之渭亦固辭因虛其席者久之銘受春秋學於吳萊大義
畢通吳萊愛之與相親如父子然而銘與同門胡翰宋濂
晝夜相摩切肆力古學早失父事母黃至孝黃素嗜鰥魚
必徧求以悅其意會有疾倉卒不得魚力致之羹香粳以
進疾遂瘳奉諸兄如父進退坐起禮甚恭面目嚴毅不妄
言笑不與人交終日默坐或焚香以銷世慮臨事重然
諾不苟其文辭峻潔莊凝絕似其爲人卒年六十二從
弟鉉字貞嗣主家政方嚴有禮度父病適喪妻不敢哭

強顏笑進湯藥後入日父卒一慟幾絕三日鬚髮皆白或
勸再娶謝曰鉉見後母戕骨肉者多矣恐令兒陷之耶年
未四十竟不娶家範益增演修明之家人翕然遵化一堂
之上逾千百指愛無不均不知孰親而孰疏也有家務羣
趨並赴雖甚勞不懈不知其事非已出也義淡仁字和氣
充溢過其門者神暢心怡而鄙吝之萌銷沮無餘也凡食
貨田賦各有司者出納雖絲毫咸有文可覆諸子弟盡趨
功夜聚坐林華軒講說古今論理道至更餘始休雖貴仕
若無雖韋布色充然自得子孫從化孜孜執親喪輒不御
酒肉三年卽重効不識塵市嬉戲事諸婦惟執女工守教

明書卷一百三十六

孟

不使與家政內外甚嚴僕使通命不敢越堂限家畜兩馬
一馬出一爲之不食僕有施慶者父死行喪禮如其主蓋
所感如此鉉持正尙風義善文辭而於人有恩出遊至燕
謁文安公侯斯黃文獻公潛方以文學重當世皆折行輩
與之交論詩文或達旦不休仲子涿與從子深同講授脫
脫太師家鉉上書陳時政多採而行之一時士大夫無不
敬信卽酣飲間公展履未嘗不敏答也故人子失官留武
林貧不能自存延其家十口來浦江衣食且三十年里中
莫獨廢疾者多養之終身每夙興告饑者填門餉之不厭
元末兵亂大將數統兵入境皆戒士卒無犯樞密判官阿

魯灰取五萬擊至劫掠說以利害阿魯灰愕問計對曰浙東據山阻海其民柔順撫而有之使盜兵不敢東爲朝廷障蔽功莫大焉阿魯灰不覺屈膝致東帛爲謝天兵取婺州攜家避入諸暨李左丞統兵至數日此義門也躬爲屬編事平遣兵護歸浦江甲辰年七十卒葬於諸暨州以涿封從侍郎浙江行省左司都事涓字伯陽文嗣之孫也父鑑義門第八世主家政均平齊肅有盜入林僅征禦爲所擊僅妻往護墜璽死禁勿訟官自殮之人皆感化洪武十年卒年七十二繼者濂字仲德號采苓子美髯長身貌肅而氣和田賦推擇爲長入覲太祖識之旣與弟浦湜浦爭

明書卷一百三十六

五

死得育上問濂治家所以長久之道對曰守祖宗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上大稱善手梨果賜之濂拜賜以手擎至額出殿門終不食懷之歸畢剖分其家人上遣人謂知之歎曰真家法也欲官之辭老不任上生辰捧香詣閤拜賀勞之時浙江巨室多以罪傾宗而鄭數千指獨完且食祿被賁人以爲忠信之報云上患俗習淺僞益尊顯鄭氏以風天下會御史嚴震直有疏薦詔拔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畢赴闕召見擢用其儀狀端正識明敏可用者官之當選宮寮濟爲春坊左庶子同時有王氏亦善家法上知之選一人曰懋爲春坊右庶子久之擢濟弟沂爲禮部尚書

從子幹爲御史濂自成童至耄言信行謹事長撫孤特昆弟接朋友竭盡誠心主家政十七年卒年八十四其王氏兄弟日子覺子麟黃氏兄弟曰逢吾逢昌皆聞鄭氏之風而興起者提字仲持奇警有長才貌魁偉洪武十四年二月有訴其家交通胡氏者吏捕之急謂兄弟六人爭欲行提曰弟在其忍使諸兄受刑自詣吏請行濂方以事至京迎謂曰吾家長當認罪提曰兄年老吾自往辯爭入獄上聞召至勉勞之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爲非耶卽宥之賜酒食提爲參議上命舉有所知以同郡王應等五人對詔皆授參議竝能其官提抵官吏民熟家聲相誠勿犯豪

明書卷一百三十六

美

將病民與爭可否帖帖畏服南壽縣民亂誅誤者數千百人部曲多掠其婦女爲奴言於主將縱去兵不敢譁商有二人遇盜殺其一而取其財其一人得脫訴於官捕盜在獄驗屍無有公夜取盜鞫訊因縛置於庭匿吏棄下俾聚其語夜半盜顧庭空無人果私語始知沈屍井中明日詰之驚服人以爲神十五年入京卒年五十六洪字仲容明初曹國公辟爲參謀軍事已而薦入朝爲引禮郎轉江西行省照磨有能聲秩滿改藏庫提點未幾同官有坐法者辭累供累死獄中妻石氏悲慟不欲生吏議當配石氏仰天歎曰生爲義門婦死則爲其鬼耳吾夫已亡豈使爲其

身以站旌門乎遂絕食而死事聞太祖悼之謂侍臣曰此其義門婦並歸其喪侑字仲宗好學篤義卽爭死入獄病卒太祖憐之歸其喪鄉人私諡曰貞義子柏淵字仲涵與從皆師宋濂習舉子業讀古文詞有志濂洛關閩之說濂壑稱之謂其有間於道文冰潔而木茂進未有量也母病逾年抱持終日不離側夜則泣禱於天請以身代忽腎患疽不能坐跪進藥膝爲生脈母病革思食西瓜既食而卒終身不忍食瓜居父喪絕而復蘇者數四杖而後起服雖闕遇忌日哭奠如初喪元季諸暨監作羣從子弟避東陽遇盜資盡沒淵在金華聞之泣盡持所服衣裝往分之身

明書卷一百三十六

毛

五寒不恤也從弟禮與妻早夭遺三女淵鞠育長教選名肖資嫁之家族屬卑卽有疾不擇疏戚夜三四起視有死喪匍匐身任斬春王烈家燬於紅巾與有族五十人流寓浙右館之數月而後去同縣詞人貧不能養母淵聞之慨然曰悲夫吾卽欲養其可得耶厚周之諸解衣推食建號濟物其單淵爲人瘠然不勝衣而矩度峻整神采卓然於倫品則驪然如春氣流浹不知泰和之襲人也元季薦不就明初聘以儲辭卒年四十八宋濂深痛曰其事我不以師而執子之禮先子而逝引徐仲車事諡曰貞孝所著有遂初葉十卷子楷鄭氏既多賢子弟源字仲本剛介有志

節好施與諱字仲舒倡恭學多深造元季以文學有時名入經筵爲檢討官危素稱南冠而北仕德行富推壽爲第一皆與宋濂爲金石交漢字仲微主家建文四年詔旌其門漢入謝陸辭日上御奉天門親書孝義家三大字題其榜曰賜補江鄭漢而識以精一執中之印燕兵既入有告建文匿其家者遣人索之先是應事列十楹五貯經史訓子孫五貯兵器備不虞使者至所發皆史乃真其半不啓而榜以鈎堅暫輟乃得無事浦江歎美以爲神實陰佑之也

顧氏先金華人後徙台相傳以爲梁顧歡之後南宋有知

明書卷一百三十六

天

言者通黃帝內經治疾奇效歲大疫日夜囊善劑巡里而與之鄉人戴德焉生子曰商卿周卿商卿故篤行後以薦爲郡學官明經講授出其門者皆鞠躬君子也鄉閭質平周卿舉進士爲奉國軍僉判娶施氏女裝甚設周卿夜讀創而假寐施戲此筆塗其面覺而怒旦卽出再娶楊無子會商卿卒子幼抱育之商卿孫曰王文宋季亂父申爲盜得抱父頸求代被創得免議婚應氏已納綵而女墮折其脛或曰盍已諸日婚有盟何可背也彼體雖虧行自若竟娶之應盡婦道爲宗人女師王文子銘少穎稱神童吳丞相堅以女妻之大母葉與其母應皆春秋高銘事其謹兄

錫早世撫其孤有恩念族屬眾益闕疏正月吉與日長至大台族行聚拜禮以親之近者旬月輒爲會飲酒哦詩情文藹如疾必視喪必弔朝暮祇謁先祠大寒暑不問家畜二貓偕孕一旣產出爲人所繫未產者往乳之及歸同棲而抱子人以爲和氣所鍾鄉井乎化有赴愬不之公府之其廬里有陽歸堰既田萬頃富農功作必繕築以利里民造版籍履畝而覈其書之籍性端恪子性有不善面質責不恕而律身尤嚴日暮輒篝燈書日所爲於籍不可書者不爲也年九十二而卒蓋是時天台多賢儒自鄭氏外若陳茂卿吳清之吳直溫與閭洛間之學故人修士君子之

明書卷一百三十六

完

行如此

何潤字子潤吳元年四月上海民錢鶴舉乘時未完率鄉民鼓譟入城執華亭知縣馮榮場官李肅袁浦等將害之潤挺身嬰其鋒曉以大義順舉家爲保榮等得免猶置獄中知府苟玉珍逃之野復還遇害潤亟奔死所收其遺骸而藏哭奠授其家還葬焉府及屬司入甲皆散失不知所潤物色得之出私財購而納諸官方倉卒時老穉有不能出城避難者無問識不識悉爲寘之縣後堂供其宿食得免者甚眾及葛指揮率兵來誅兇悖潤復具羊豕酒醢迎駕於郊費皆自己出旣又率父老詣徐達拜其纖渠脅

從罔治之德一方以富馮榮深德之將聞其事於上固辭乃止時咸稱何義士

王世名娶武義人也年十七時父良爲族姪俊以爭屋毆死孝子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伴聽其輪田議和凡田所入輒易價封識俊有所德亦伴受之雖錙銖罔有不計值封識者私給父像自像帶劍侍懸密室朝夕泣拜購利刃銘報營二字母妻不知也服闋還邑庠不專事舉子業惟手書忠孝格言一編佩之已而生子甫數月撫之謂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矣母妻亦不知所謂也一日俊飲於其鄰醉歸孝子乃迎而揮其所購刃立碎其首以報讐故

明書卷一百三十六

三

號於眾歸以白其母遂出其所向封識租債餽值及宿購首狀赴邑請死邑令欲白於上曲宥以全孝子孝子曰此非法也非法無君何以生爲遂不食而死死之日雲霧昏慘烈風迅雷大雨如注迎屍歸始開霽焉遠近奔哭者載道

列傳五

孝義傳二

張翼字飛卿無錫人大父存仁負氣不羈至元中江南皆亂有賈降授官出入震耀夜遇之張目叱曰斫頭賊斫頭賊既賣爾主尚敢作此態耶反足蹴破紗籠其人恚甚執送縣令欲斃於獄縣令命吐詞款驚曰此奇男子也釋之翼長七尺面如頰玉盤雙瞳炯炯照人鬚髯奮張見者爲之改容然氣岸孤騫雖當時貴人言不循理必面折不少

明書卷一百三十七

一

貸或議疾惡太甚則曰天生吾口所以出言也當言而反訥惡用尸爲及張士誠據姑蘇無錫爲莫天祐所據與士誠相左右號莫老虎其所部髡鬚盜販之徒首纏絳帕手執戈矛巡門嘯呼民情洶洶恐旦暮有屠戮之慘或謂翼曰避寇路絕奈何捉筆大書邵堯夫聽天吟於屏曰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聽於天有何不可鄰曲來問計不答指以示之君子以爲知命吳元年丁未大將軍達被姑蘇達遣別將圍無錫天祐猶欲聚亡孽固守魏公達兩命使者諭降俱被殺達怒傳令曰卽不下可屠其城翼知事急率父老往見天祐抗言曰吾民不見天日十二年張氏已就

縛縱負固自守將欲何爲况未必能守耶金陵兵有節制攫之者無不齧粉一城生死定在今夕願熟慮之天祐良久擲帽於地曰誠如君言翼乃趨南城而下走謁軍中日無錫亦良民安敢自外聲教不幸居割據之中咫尺雖近奚翅千里耳目塗塞若罔聞知明公奉揚天威孰敢不懼今特爲生民請命惟公加察主將觀氣貌非常言復慷慨喜曰君誠福人哉城不受兵宜也遂命還翼叩城門呼曰亟開吾事濟矣關吏啓關而入天祐出降所活數十萬人主將去民爭聯帛爲賦詩詞餞之翼作行草書鳳舞鸞翔人以爲不可及素有志事功當路忌其峭直不敢薦洪武

明書卷一百三十七

二

中卒年六十九嗜學不倦酷愛孟子養氣之說反覆爲諸子誦之聲詩須臾成章皆可觀而未嘗存稿子籌字惟中博學攻古文元浙江鄉舉第一未仕洪武四年詹同薦授禮部主事與尙書陶凱等摺藩王善惡可法戒者爲昭鑒錄五年凱出湖廣六年等亦出廣西皆參政九年陞禮部尙書定喪服制十年罰輪作十二年起員外郎尋免歸楊煥文鄱陽人生而精悍奇偉讀書尙氣義元末四方兵起憂及於郡乃倡義旅結寨民賴以安或勸乘時樹功業則俛首不答洪武初鄉里有劇寇匿山谷剽劫爲民害官捕之久不獲懸重賞有能致者給之煥文糾膽勇數輩往